

“情”与“思”的灵魂港湾

文学观点

天下文章，全凭一个“情”字了得；大千世界，无非用一“思”字看取人生。前者是指优秀的文学艺术怎样选择题材，怎样运用情感，这是要依靠作者的灵性来解决的难题；而“思”的表达，则取决于一个作家的阅历、生活经验和学识，以及价值观的高度，作家要将其有机地融入作品。二者是文学创作，尤其是广义的非虚构散文创作中一组充满矛盾的悖论。如何解决这组矛盾，也正是贾梦玮几十年来孜孜不倦探索与追求的。从《红颜挽歌》到《往日情感》，近30年来，他盘桓纠结在这样的艺术抒写当中，终于有了一种清醒的认知，让自己的散文有了属于“自我”和“存在”的特质。

1999年，我和贾梦玮一起去北京参加了李元洛、周实先生在岳麓出版社主办的“长河随笔丛书”出版发行仪式。一晃20多年过去了，如今看到贾梦玮的新著《往日情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阅读过后，十分惊喜。一眼看出，他的散文文字更老到了，艺术更成熟了，其深邃的人文哲思内涵令人击节。

如今，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修订版《红颜》，去掉了“挽歌”二字，便可见作者价值观的一种重新定位。几十年过去了，中国文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

名的修改说明作者在这近30年的编辑生涯中，阅文无数，阅人无数，修炼出一种更深邃的思想表达方法，更具艺术的穿透力和多义性。正如作者所言，“我不只为她唱‘挽歌’，也是为了我自己”。为自己也正是贾梦玮哲思的深化——不仅仅是当年对女性的“同情和怜悯”，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突破女性的视域，在回看“自我”“本我”中，寻觅共同人性的“存在”。

当年，我曾在《红颜挽歌》书中说：“这是一个由理性到感性的发展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思想深邃的一面；同时，我们亦可看出作者在艺术上尚不够圆熟的一面。但我以为，凭着他的灵性和感悟，一定会在散文创作领域内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的。”果不其然，近30年的人世沧桑，让作者更参透了人生的况味，俯瞰着这熙熙攘攘的世界，将“情”和“思”融合为散文创作的精髓。这是《往日情感》更上层楼的标志性艺术结晶。

毫无疑问，《往日情感》使用的是情感与理性交叉和交织的两套笔墨，在纷繁日常的现实世界中，人与物的风景描写中，充满着人性审美的篇什。开篇一篇《地铁上也有生死离别》将一幅幅现实世界的画面，镶嵌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钩沉和沉思画境中，作者在展现画面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跳出哲思感言。作品由“情”上升到“思”的飞

跃过程，和一般传统散文中“夹叙夹议”的手法不同，它引领读者走向更高的哲学思考境界。正如作者所言，“地铁成为一个独特的场域”“地铁不仅助我每天上下班，也让我通过另外一扇窗口看人，看人生——人在地铁，人生免不了是另一种状态，别一样的心情……地铁上有‘境’。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也有美好的‘境’”。在这里，地铁不仅是艺术性描写的场域，还是作者抒发情感和哲思的表达场域。地铁每天吞吐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同时也吞吐着千千万万不同的人生悲喜剧，在人间和人生的“十字路口”，作者纵横捭阖，甚至调动了许多艺术手段——电影、音乐、绘画，组接成现实与历史并存的审美长镜头，使作品具备了一种“大散文”的艺术和思想容量。

当然，最打动读者的抒情描写，是击中人性深处最柔软的那种“往日情感”。那些篇章让我泪流不止。《摇篮》那种母亲站在泛黄历史镜头下的心灵悲剧显影，是带着自己母亲心灵创痛的泣血之作，“摇篮绳断”对于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来说，是一辈子几代人的痛苦，“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和极罪之一”。“情”与“思”的高度融合，充满着人性审美的慨叹。

把“往日情感”的“往日”视为“故乡”，则是一种奇妙的哲思遐想，在记忆的历史年轮中，发现“自我”与“存在”的意义，这使

贾梦玮的散文具有了较高的哲学意蕴。在《往日情感》里，无论是“两小有猜”的童年记忆，还是“男儿有泪”的朦胧早恋，都是真实有趣、纯洁无邪的隐秘故事抒写，即便在“失去”中，少儿时期的我对流浪狗的本能怜爱，亦是人性向善的歌哭。这里鲜有议论，但并不是没有哲思的表达——如果说“两小有猜”最后一段是对“两小无猜”爱情的放下和释然，那么，在“男儿有泪”中，最后一句“他还拉了我一把”，则是对“往日情感”的最好总结。它让我想起《友谊地久天长》中的那两句歌词：“在故乡的青山上”“情谊永不相忘”。即便是在“丢失在梦中的他”这样怅然若失的爱情悲剧中，作者也隐晦地阐释了爱情悲剧在美学上的升华。

因此，我认为用“往日情感”作为书名的深意，就在于将“情”“思”融合，置于隐性表达之中，这也许就是散文的至臻境界，所以，我特别欣赏《往日情感》一书的“后记”。

作者认为：“‘往日’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故乡’，人生不过就是对‘故乡’永远的回望。按照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的说法，哲学乃是一种‘思乡病’，只有当这种回望代表着被种种因素掠夺了的故乡和自然时，哲学才有获得真理的可能。回忆之于个人，正如历史之于人类。文学的

回望，除了哲学的意义外，还是要从往日找到情感的支撑，以此获得前行的力量。情感的力量大概是所有的力量中最大、最持久的。”这就是这本散文集的靈魂所在，“真理性”和“审美性”价值既是历史的回声，又是文学当下“人性”表达的终极追求。

作者还说：“回忆乃人的天性，它让历史成为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一个作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记忆之职责’。记忆、文学的回忆乃是为了对抗时间的掠夺。”是的，文学的记忆是为了对抗时间的掠夺，而作者强调的“往日情感”，却是另一种哲学的思考，那就是在时间的流逝中，人类之“爱”是文学所要表达的最高情感和情境。

由此，作者对文学的最高企盼就是人类的大爱永不消逝。“往日情感”是沉淀，一种沉默——散文的全部隐喻性就停留在这样的哲思境界中。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时间是不可逆的物质运动，而正是文学的表现，将时间变成了可逆的“往日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散文集让我对贾梦玮才情和思想的升腾表示感佩。

但愿我们的文学，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作品，永远保持着不能泯灭的人性——这是作品“情”与“思”的灵魂港湾。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丁帆）

深描历史波澜中的人间万象

——读长篇小说《稼家花园》

文学评论

叶兆言的长篇小说《稼家花园》（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中国好书”2024年9月推荐书目），通过“稼家花园”这一地理空间连缀起三代人的命运起伏和凡俗日常。作者以平静的笔调和深沉的情思，述说中国大地上的人间事、世间情和情中味，深描着时代流转的鲜活脉动与人间万象。

作者选取12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重述对外开放、国企改革等重要历史时刻，展现时代浪潮的风起云涌，呈现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时代图景。在宏阔的时代图谱中，作者将南京的城市建筑、历史街区、地理风景、世情风俗等编织进时间的序列中，置入具有民间意味的空间，实现时空的纵横勾连。作品中，“稼家花园”是一个虚构的历史文化街区，相传从清朝中叶开始建造，规模庞大、烜赫一时。作者从1954年的“稼家花园”写起，展现它辉煌不再时的种种流转变迁。其中的祖宗阁、藏书楼、服装厂、大小杂院等空间，凝聚着南京的古老历史与当代现实，交织起旧时情调与世俗趣味。同时，作者又将普通百姓的日常放置在这一时空聚合的场域中，摹写他们的生命轨迹与生活变奏，述说人间温情。

一直以来，叶兆言的创作善于

描写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关切普通百姓的个体经验、内在感受和生命意识。《稼家花园》中，他同样着力塑造许多生动、平凡的人物形象，包括工人、保姆、教授、警察等。他们的人生历程中凝聚着时代境况、日常经验和情感伦理，这些凡俗生命共同勾勒出鲜活的生存图景，演绎出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的生动联系。作品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李择佳经历由富家夫人、工人到保姆的身份变化，其间又伴随着与男主人公稼民有从恋人到儿女亲家的情感纠葛。而她的每一次身份转换、情感波澜和生命转折，都与时代变幻有着密切联系。

此外，费教授任专家、做委员，民有开设补习班、办公，阿四主动辞职、开音像店……他们的每一个人生足迹中都有社会变迁的深刻痕迹，共同折射出个人在时代变迁中的跌宕起伏。同时，作品中还塑造与时代主潮保持一定距离的人物。比如，天烜赫一时。作者从1954年的“稼家花园”写起，展现它辉煌不再时的种种流转变迁。其中的祖宗阁、藏书楼、服装厂、大小杂院等空间，凝聚着南京的古老历史与当代现实，交织起旧时情调与世俗趣味。同时，作者又将普通百姓的日常放置在这一时空聚合的场域中，摹写他们的生命轨迹与生活变奏，述说人间温情。

生在与时代同频共振或独自低回中获得丰富的可能。

《稼家花园》通过普通人的生活经历来把握人与时代的关系，切近人性的浩瀚与幽微，呈现出人物的人生历程中凝聚着时代境况、日常经验和情感伦理，这些凡俗生命欲求、生存压力和生活裂变。作者不动声色地静观这些个体生命的遭际与选择，坦然地展现他们在常规生活与突破秩序之间的游走，对人性展开原生的、全面的、多向度的揭示。《稼家花园》书写的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家族命运兴衰浮沉，不仅述说出时代和历史的势不可当，更显现出生活的偶然性、生命的多义性和灵魂的复杂性，揭示出具有创造力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

作者平地地摹写着普通人的现世人生和生命体验，无论是人物外部的命运轨迹，还是内部的精神症候，都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加以呈现。但作品中生活的琐屑并未磨损生命的质地，作者在此注入许多坚实而有温度的情感部分，支撑着人物穿过凡俗平庸，走过漫长的人生旅程。比如，天井对阿四的爱情，他终其一生只爱一个人，婚前的默默守护和不求回报，妻子入狱十年中风雨无阻地探望，以及兴致勃勃地改造既有与时代发展变革紧密相连的命运路向，也包含缓慢、悠长的生命节奏，那些琐屑的凡俗人

淡的生活中过得津津有味。李择佳为了抚养子女甘于操劳一生，担心民有因爱犯错而拒绝求婚，因保护天井而将他的秘密隐藏于心。她以温情和敦厚化解生活给予她的障碍，抚平生命本来的粗糙。最终，李择佳在临终前与民有握手，天井尽心尽力地为她养老送终，天井和阿四也回到花园老屋里温馨生活。这些细节都是漫长时间中的情感回响，使人体悟到平凡的生命也涌动着如此动人的瞬间。《稼家花园》中那些普通人的彼此守候，人与人之间爱情、亲情、友情等的交织，他们的善良、包容、宽恕和爱，全部构成温暖的底色。在这里，时空当中的种种沉重、迟滞，都在生命的尺度中稀释或消解。作者在后记中写道：“小说中照例会有很多痛，很多苦涩，很多不可言说，我无意展示它们，渲染它们，只是轻轻地抚摸，带着含笑的眼泪继续写。”在历史的片段和人生的细部中，《稼家花园》表现出深重、感伤、冲淡、从容的多重调和，通过温暖的人间情怀和深厚的人生情韵，对抗着平凡与琐屑、困惑与不安，用情感直抵生活之真。

进一步讲，透过物质生活的外壳和情感生活的肌理，我们能够触摸到作者对时代与个人、历史与现实的深切理解。在《稼家花园》创作谈中，他写道：“我承认我写的也是人世间，不同作家眼

中的是不同的人世间。这是一部阐释时代和人关系的书，人是伟大的，时代是伟大的，渺小和伟大都是相对的。”他试图展现时间序列中个人生活的细密和精微，用平等的姿态关切和把握渺小与伟大之间的辩证关系，凸显个人和生活之于时代的价值。在他的作品谱系中，无不呈现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将看似“渺小”的个人生命与情感置于神圣的位置，赋予普通人的喜悦和悲伤、希望和苦涩恒常意义。同时，作品有许多困惑在叙事的空白中被悬置。作者无意厘清或确证某种事实，正如他在篇章结构中并未按照年代顺序来排列，显现他对历史多种可能性面向的认知，以及对生活本身多义性的把握。

“稼家花园”成为可供参观的文化街区，那些模糊、变形的照片喻示着曾经的辉煌，都可能因为时间长河的洗刷而褪色，而最终不变的仍是生命最为熟悉、与之有着情感联结的日常生活。当天井夫妇在巷间走过，意味着一代人在当下回顾、体验历史的瞬间，又在历史中抚摸世相斑驳，并最终在现实中平静地安放自我。可以说，叶兆言将自己的艺术气质、文化品格和历史关怀融于一体，在波澜起伏的时代变迁中讲述着一部质朴、真诚的“人间词语”。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武兆雨）

新书推荐

《不舍昼夜》



作者：王十月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一个关于个人成长、时间流逝以及命运流变的故事。主人公王端午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小山村，他不甘走父辈的老路，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辗转深圳、东莞、广州等地打工，度过了短暂、平凡，却不乏精彩的一生。他经历过居无定所的窘迫，体会过成功的快乐，品尝过爱情的甜酸……其生命经由这些体验与他所走过的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完全融合为一体，成为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里面有时代声音的回旋，有人们内心沟壑的纵横，也有各式人物命运的漂泊和浮沉。

作者简介：王十月，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作品》杂志总编辑。出版《国家订单》《烦躁不安》《活物》等著作10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流年当归》



作者：骆平
内容简介：女博士杜峻是一位三胎妈妈，神仙婆婆和公公在带娃这条路上成为她的最佳拍档，与前夫向善在科研发展中结成牢固的盟友关系，她则安享于有钱、有颜、有闲的状态。在偶然的契机中，杜峻结识了副校长许淳淳，这个学养深厚、眼光精到的学者，敏锐地看到了杜峻身上的才能和果敢，引领她踏上学科建设的漫漫征程。杜峻一路所向披靡，最终收获了命运馈赠的珍贵礼物——三个儿子与事业的同向成长。

作者简介：骆平，国家一级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爱情有毒》《过午不食》《野芙蓉》等17部。先后获得百花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四川文学奖等各类奖项。

